

一个香港记者的经历

文 / 江雁南

(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记者)

我下午 5 点半 (编者注: 当日是 9 月 28 日) 抵达湾仔, 没有带任何装备, 我不信警察会在大白天投催泪弹。况且我在数月之前采访过警察高层, 他们甚至是我的独家信源, 那次他们告诉我不会轻易使用催泪弹, 那气体会进入中环的购物商场的中央空调了, 很难清洗。可是当我抵达湾仔的时候, 警方已经投了三次催泪弹下去。

大批的人聚集在警察总部门口, 嘘声和咆哮声四起, 声浪里都是谴责警方的口号: 可耻! 可耻! 从四面八方发出来。走到门口, 我看到有人哭着对警察咆哮, 你们怎么可以对手无寸铁的市民投催泪弹, 你们有没有良心! 一旁的人就会集体喊: 冷静点、冷静点。这个声音绝对是盖过对着警察表达愤怒的人群的。当时心里真是感慨, 秩序是香港人自发建立的。

四五个警车扶着警察总部的铁门, 没有回应, 里面停满了中型警车。5 分钟后, 人群散开, 继续往金钟进发。

我跟着人群走着, 这里所有人都全副武装, 大部分人的装备是毛巾、口罩、保鲜膜包着眼睛、穿着雨衣, 因为催泪弹的气体粘在皮肤上, 皮肤也会有灼烧感。有的带摩托车的头盔, 有的自备防毒面具。全是人头的马路和高架桥上, 咆哮声此起彼伏, 后面的人没人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, 巨大的声浪确实也让我感到莫名的害怕。

路边会有从前方中了催泪弹气体的市民走回来, 瘫在地上, 满脸都是眼泪, 脸通红, 在用矿泉水洗眼睛。讲述前面警方已经疯了, 不停的扔催泪弹。前去的市民当心。

人们听完继续前进, 不知道这勇气是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装备的自信。

走入金钟一带，人群更加密集。每个人都在吼叫。声浪一阵有一阵。要从主马路翻越到一旁的行人道需要翻过一个将近一米高的石墩。大家踩在铺好的几个塑料路障上翻越进去，行人道还设了一层铁马，差不多也是一米，结果是带着防毒面具的警察扶着我，帮我翻进去的。他说：小心点。我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隔着厚厚的防毒面具，连眼睛都看不见。

随后我掏出记者证要进添马公园，一个被封锁的政府总部后花园，里面是占中发起人的主台。拿着记者证一路畅通无阻，真是感谢这个新闻自由的地方。

占中三子（发起人）被围困在里面，长毛（立法会议员梁国雄）说：我们这里早就被废了，人群进不来，警察也不来管你。主席台的音响已经被音响公司拿走，公司的人说：我们不想公民抗命。我问发起人陈建民，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准备音响设备，他说准备了也是会被充公的，一套几百万。

添马公园算最安静和平和的地方，外面马路的掌声、吼叫都因为离的远，声音有些闷。这里的几个组织者是学民思潮的人员，他们是中学生，中学生啊，拿着大声公（喇叭）对里面的人喊：如果你有战斗力的话，前去添美道支援，如果你已经中了几次催泪弹，请留守添马公园。

在添马公园里堆满了物资，矿泉水、生理盐水、饼干、香蕉、苹果等。有人主动上来给我递口罩和保鲜膜。那一刻我真的感到非常温暖。

又投催泪弹了，这时候我呆在主席台这边，这些人面对这一堆媒体架起来的摄像头。朱耀明（占中发起人之一）把塑料袋套在头上闭眼，冯检基（议员）整个脸非常扭曲的眉眼紧锁，戴耀廷拿着毛巾捂住嘴巴观察周围人，那时候我只带了个口罩，催泪弹被风吹过来的感受是先闻到刺鼻的气味，后来眼睛就不行了，刺痛的要死，我闭着眼蹲在那里。感觉太强烈了，我只能离开主席台，往海边跑，希望远离气体。

不过经此一役后，我算是经过催泪弹历练了，没有之前听到催泪弹就闻之色变，那么慌神。

同事梦遥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中环开始投催泪弹，警察都拿着长枪。我离开金

钟的时候，在天桥上，一排警察已经累的趴在那里，桥下的市民还在咆哮。

赶到中环，夏彀道那边警民在对峙，两边的人群被警察隔开了条马路，所有人都要求开路，警察在这里投了好几次催泪弹。一排人挎着枪。我走到最前面，踩到一根木桩踉跄了下，带着枪的警察过来扶了我一下，我顺口说了句：唔该晒（谢谢），然后就端起照相机对着他们拍照。

走到后方，突然几个人稀稀拉拉的往回跑，就有人群跟着往回跑，大家以为前面又投催泪弹了。发现没有又走回去。

对峙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也没有散去，这里不是那一年的现场。香港人在集会中所体现的高素质，互相帮助高到让每个在现场的人都极为感动，路上随处可见急救的招牌，随处有人散发保鲜膜和口罩，送矿泉水和饼干，虽然有小规模的推撞，但是非常零星。

朋友刘予涵在微信上：香港有一点比北京好，示威者和平乱者都是本地人，也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应该不会有悲剧发生。民众应该冷静下来相信警察，如果出现暴民，警察请恪守枪口抬高一寸原则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温柔。

眼下，占中还在继续，警方没有开枪，解放军也没有出动。